

9
连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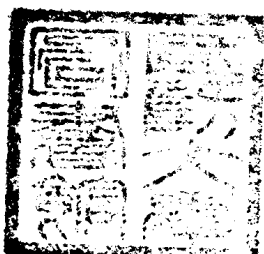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SHIJI WENXUE MINGZHU



2 032 0364 8

世界文学名著
连环画丛书
(第九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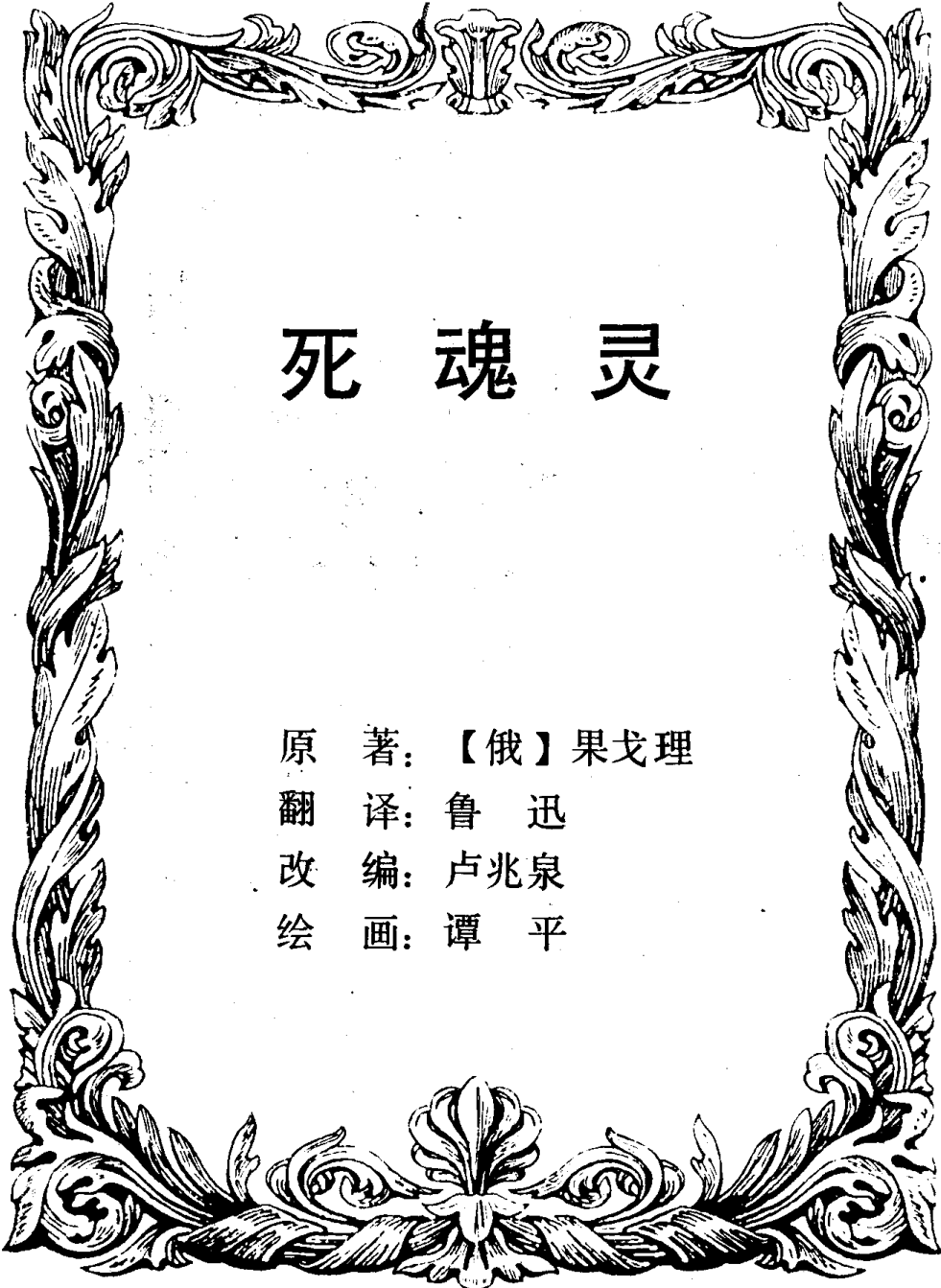
文稿审核

陈 惇

陶德臻

· 目 录 ·

死魂灵	1
静静的顿河 (一)	103
静静的顿河 (二)	167
静静的顿河 (三)	233
静静的顿河 (四)	299
父与子	365

A decorative border made of stylized leaves and flowers surrounds the text.

死 魂 灵

原 著：【俄】果戈理
翻 译：鲁 迅
改 编：卢兆泉
绘 画：谭 平



作者·作品介绍

果戈理(1809——1852)出生在俄国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早在中学读书期间,他即广泛地阅读了俄罗斯古典名著。1828年中学毕业后,他怀着从事文学创作和戏剧活动的热望来到彼得堡。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趋于破灭。为了生活,好不容易谋到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这段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深切体验到“小人物”处境的可怜、沙皇专制统治制度的腐朽,也促进了他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果戈理在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并开始发表自己的习作。他一生中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剧和文学论著。其中如反映“小人物”生活命运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835)、中篇小说《外套》(1841),描写乌克兰民间生活情趣的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揭露沙皇腐朽官僚制度的讽刺戏剧《钦差大臣》等,都是烱炙人口、影响广泛的杰作。

长篇小说《死魂灵》是果戈理的重要代表作,发表于1842年。这部作品通过一个表面很有礼貌的投机家乞乞科夫为营利而到各处地主庄园收买“死魂灵”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在客观上展示出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五个不同类型的地主形象，并赋予他们以鲜明的个性。

玛尼洛夫是一个看来文雅实际却懒惰成性、庸俗无聊、内心空虚而又无所作为的青年地主的典型。女地主科罗博奇卡愚昧无知、鼠目寸光、贪得无厌，只想积聚财富而毫不掩饰自己。诺兹德廖夫是一个流氓、恶棍。他好吹牛撒谎，挑拨是非，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索巴凯维奇既残暴、顽固，又精灵、狡猾，善于取巧，打如意算盘。

比较起来，普柳什金是被描写得最丑恶的一个。他贪婪成性，吝啬成癖。常年穿着又脏又破的女人衣服，让人几乎看不出他的性别。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择手段地搜刮财物，沿街捡破烂，瞬息间就把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他聚敛财富既不是为眼前享受，也未曾想到留给子孙后代，只是金钱奴隶的一种病态的举动。普柳什金对子女一毛不拔；对农民尤为残忍，“他把所有的家伙都饿死了”。这是一个已经失去人的面目的吝啬鬼的典型。

这些地主的形象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是黑暗俄国的制造者。作者刻画、展示这一系列丑恶形象，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憎恶和否定。这也正是小说的主旨所在。

在小说中，作者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突出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尤其善于以强烈、辛辣的讽刺手法揭露地主的寄生性、贪婪性和吝啬性，体现了巨大的批判力量。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创作的光辉传统，把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内 容 提 要

五等文官乞乞科夫几度宦海浮沉，总不得意。他发现农奴死后，他们的名字要到下次户口调查时才注销，在此以前，农奴主仍须交纳人头税。当时，瘟疫流行，农奴大批死亡，乞乞科夫决定趁此机会向农奴主购买死魂灵，向政府谎称移民，申请无主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地主。故事开始，乞乞科夫来到NN市，遍访该市长官，了解附近大地主情况。继而分别到玛尼洛夫、柯罗博奇卡、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普柳什金等地主家购买死魂灵，然后到民政厅办理买卖合同手续。该市长官见乞乞科夫俨然一个大地主，对他备极青睐，宴请惟恐不周。在省长家舞会上，乞乞科夫与省长女儿一见钟情。不料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隐情事发，又谣传他将诱拐省长女儿，闹得满城风雨。适有新总督到省，市里又得到通缉伪造纸币者和漏网强盗的通知，该市长官惶惶不可终日，纷纷猜测乞乞科夫是何许人，虽多方探究，皆无所获。数日前对乞乞科夫优礼有加者，或闭门不纳，或虚与敷衍。乞乞科夫知事不妙，正疑虑间，诺兹德廖夫前来具告实情，乞乞科夫知不可久留，乃仓皇潜逃而去。

文字编辑	马 立
	万莹华（特邀）
美术编辑	钱贵荪



1.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来了一辆讲究的、中流
绅上常坐的车子。车里下来一位中年先生，身材适中，不很漂亮，
却也不难看。



2.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马车夫谢里方和
听差彼得卢什卡已将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
皮箱子，一看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出门，已跑过很多码头了。



3. 用膳时，这客人向侍者详细地打听了这市里所有官员的情况，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有漏；而对这一带所有出名的地主，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住处，性情，是不是常到市里来等等，打听得更详细。



4. 休息之后，他应旅馆侍者的请求，在纸上写了自己的身份、名姓，以便呈报警察局备案。那侍者读着纸上的文字：“五等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



5. 第二天，乞乞科夫就去拜访省长。他以极其随便的口气说，到贵省来，简直如登天堂，道路很出色，象铺着天鹅绒；官员个个是贤明之士，当局是值得最高的赞颂的。于是，省长就邀请他光临家庭晚会。



6. 其次是拜访检察长，再是拜访民政厅长。厅长虽不过五等官，乞乞科夫故意在谈话中错叫了两回“大人”，这使厅长非常高兴。



7.接下去是访警察局长。乞乞科夫把市里的岗警大大地夸奖了一通。这样的拜访和恭维很奏效，官员们都各各邀请他，招待他，有的请他吃中饭，有的请他玩一场波士东牌戏。



8.为了去赴省长家的晚会，乞乞科夫白天专心致志地化妆，足足化了两个钟头。午睡后，他将肥皂抹在两颊上，用舌头从里面顶着，刮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胡子。



9.在省长家，乞乞科夫结识了一个高雅可爱的绅士，是地主，姓玛尼洛夫。



10.他还结识了一个绅士索巴凯维奇。此人外观有些鲁莽，立刻踏了他一脚，于是说道：“对不起。”并邀请他去玩牌。大家围着绿罩桌坐下打牌，直到夜膳时候还没有散。



11. 乞乞科夫对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这两个地主很感兴趣。他悄悄地向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事情：他们有多少农奴，他们的田地是什么状况，以及他们的本名和父称。



12. 不多功夫，乞乞科夫就把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笼络成功了。地主玛尼洛夫年纪并不大，那眼睛却糖似的甜，笑起来细成一条线，对乞乞科夫佩服得五体投地。



13. 玛尼洛夫久久握着乞乞科夫的手,热情地邀请他光临自己的敝村。乞乞科夫恭恭敬敬地点头,紧握着手,说自己不但以应邀拜访为莫大的荣幸,实在倒是本身的神圣义务。



14. 索巴凯维奇却说得很简洁:“我也请您去,”于是略一弯腰,把脚也略略的一并,他穿着一双大到出人意外的长靴,在俄国的巨人和骑士已经死绝了的现在,要寻合适于穿这样长靴的一双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15. 隔了一天, 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长邀去吃中饭并且参加晚会了。这回他又结识了一个地主诺兹德廖夫, 是个三十岁光景的爽直的绅士, 只讲过几句话, 就和他亲热地以“你”“我”相称起来了。



16. 乞乞科夫在这市里住了一礼拜, 他决心要到市外去, 就是按照计划, 去访问那两位地主: 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了。现在, 乞乞科夫坐着马车到玛尼洛夫村去。



17.当乞乞科夫渐近大门的时候,就看见那主人穿着毛织的绿色常礼服,站在阶沿上,搭凉棚似的手遮在额上,研究着逐渐近来的篷车。



18.篷车越近门口,玛尼洛夫的眼就越加显得快活,脸上的微笑也越加扩大了。“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一下车,他就叫起来了,“您到底还是记得我们的!”两个朋友彼此一阵亲密的接吻。



19. 他们都站在客厅门口，彼此互相谦逊，要对方先进去，“请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请呀，您先请，”一直谦让了好几分钟，玛尼洛夫最后说：“请罢，您是客人嘛。”他用手指着门。这两位朋友终于并排走进门去了。



20. 主客坐定。乞乞科夫用一种怪声调说：“请允许我请教您一件事……最近一次户口调查册，您已经送去很久了吧？”“是的，那已经很久了。”“这以后，您这里死去许多农奴了吧？”“这我可不大记得了，得问一问经理。喂！来人！去叫经理来。”